专栏

E-mail:skusky@126.com

在诗意中

邹汉明(剥文字出壳的乡村知道分子)

塔

塔是插在地球上的一杆标尺。它无须丈量大地的厚度,也无意标示天空的高度。远远望过去,塔很像一个世界通用的惊叹号,锐利而醒目地竖立着,磨砺着风、雷电和低低压下来的乌云,也磨砺着一代又一代痴迷的眼睛。塔在古典的江南、古典的残山剩水之间,窥测人的灵魂的深度。它是专为安妥灵魂而设计的,是依照灵魂的形状而精心创造的一只古老的容器。塔与大地互相交汇的那种稳定的垂直结构,带给每个灵魂以黑铁般的镇定、尊严、信仰。它超乎寻常的稳定,注定要成为国家祥瑞、安宁、秩序的一个象征。因此,塔不是平淡风景的点缀而实在是一个人世间奇迹的提醒,不是无关紧要的告慰而是插向天空的一根芒刺——提醒着唯物时代灵魂存在这一个基本事实。

我对塔有棱有角的外形没有过多的研究,也并不感兴趣。塔的外形,或许由于时间的刁难,延至今日,多半已经风化。有些塔,已经被冰冷的时间折磨得面目全非。这样的塔,矗立在往昔的岁月里,只是延续了一个空洞的名字,它内在的庄严、华贵,已经一再被篡改。我感兴趣的是塔的内部那谜一般的结构_——它们必须动用我的智力才能参透它的奇妙组合。面对黑白江南一座具体的塔,我总是揣摩它内部的那个黑漆漆的通道,就像研究一个人、一个民族的背影,凭借着这一条通道,带着我们的灵魂,是直线上升还是螺旋式盘旋着升入高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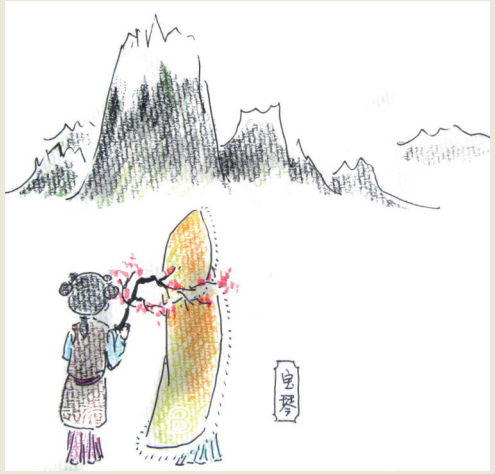
我愿意相信,一座塔和一首诗一样,都有一个强有力的内在结构。在那漩涡般的核心,“所有的旋转都汇入了一个旋转”(叶芝)。靠着这一种盘旋之力,总有些人,灵魂将被引入一个澄明之境。古今中外,热爱塔的诗人叶芝对于后世具有榜样的作用——他不仅写有多首的塔诗,而且还特意买下了一座叫作巴力里的古塔。他在其中生活了一段时间。叶芝的塔是螺旋形上升的——这也完全符合诗歌创作的原则。这样的塔一定有一条合法的梯子——以此作为灵魂攀缘的方式。在一条曲折、狭窄的暗道里,非物质的灵魂像轻烟一样飞升,直至冲向塔顶。在这条梯子上,可以断定,任何有重量的东西都将被阻止通行。在此,我有足够的事实证明,诗歌和塔之间的确存在着一条暗道,因为,很明显,它们服务于同一个语词——灵魂。就像诗歌是遥远的古代传递给我们的某种文明气息,塔也是。塔是一种旧事物,是顽强的外来文明在今日中国的回光返照。塔的本性就是陈旧,隶属于一个青砖和原木的古典中国。事实上,我对一座崭新的、没有灵魂的塔总是充满疑虑。一座崭新的、没有灵魂修补的塔是什么呢?一个弥补?一个惭愧?还是一次言不由衷的忏悔?在江南,一座已经存世不多的陈旧之塔,或颓败之塔,我想到的是随时间而来的智慧——一个民族摸着自己的胸口构筑某个蹒跚而来的背影——尽管在我眼里,它们随时都有坍塌的可能,也不无重建的可能。

闲翻红楼

骆东华(编辑,考完雅思读红楼)

配图/张屹

宝琴去哪儿了



宝琴一出场就不惜笔墨地铺排,宝玉说“你们成日家只说宝姐姐是角色的人物,如今只瞧瞧他这妹子”;探春说“连他姐姐并这些人总不及他”;贾母把舍不得给宝玉的斗篷赏了她,湘云说“别人穿了,实在不配”;就连黛玉也“赶着宝琴叫妹妹”……高调开头,却不见续笔和收尾,神秘且悬疑。

一些农事

王丰(捡拾文字的教书匠)

坐轮船

原来,从老家到县城只有坐船,坐的是轮船,用柴油机推动前进的船。也有特殊情况的,要是轮船上柴油机半路上坏了(俗称“抛锚”),只好坐摇橹的船,坐这种船到县城,要好长好长的时间。

轮船有两个班次,一个是,早晨的早班船,另一个是中午的中班船。赶早班船须天不亮就起床,洗一下脸,吃点东西:像苞芦糊呀,苞芦馃呀,番薯粥呀。好一点的,吃上一碗面,面里添点香头:葱、腌菜、酱。要是弄点豆腐干丝,那是不得了的农家。豆腐干好像只有县城才有得买。

从老家到轮船码头有30多里路。路是石板路,穿村过坊的。没有村坊的地方沿溪滩走,沿溪滩走很好,很开心。一边赶路,一边看溪滩里的鱼。溪水清澈,游鱼可见。鱼有青条市、赤索胡子,还有鲇鱼、黄刺鱼,也看得见鳜鱼。石斑鱼很多,一群一群的,见到人(不知道它们看不看得见人,还是听到人走路声?)拼命朝人赶路的反方向逃逸,很是味道。

老家到轮船码头,五里或十里就一个凉亭,可遮阳,可避雨。亭子两头开圆形门,亭内两边有石凳,供人歇息。两边墙上,开着圆圆的窗,窗子上边有字有画:字有“清风”呀“明月”呀;画为“幽兰”,“牡丹”,笔力不俗,很显文化。

轮船码头上也有一座凉亭,四面透风浸雨,荒草围困。

小凉亭到停靠轮船的码头有一段长泥丸路,路径狭小,黄泥晃眼。晴天飞尘,雨天沾鞋。路两边野草丛生:有金银花,金樱子;看麦娘,狗尾巴草。狗尾巴草长得猛,一丛一丛,低头弯腰随风摆动。

夏天,有灰色的蟋蟀从草丛跃出,“呼”的一下,飞到对面草丛里去。知了在近旁的杨柳树上叫,一声一声叫得很有水平。人走近了,突然就不叫了。最后一声“呲”像急刹车,有点刺耳朵。还有一种蝉,它的叫法很特别:“吱吁,吱吁……”叫声要结束的时候,再来一声“嘶哔洋,嘶哔洋……嘶……”这叫声,听了,叫人总是记住它,忘不了它。也不知道这种蝉叫什么蝉?

第一次坐轮船大概六七岁左右,奶奶带我去汾口姑姑家里嬉。姑姑嫁在汾口鲁家一个小村里。我们赶的是中班船,奶奶走路像戏台上的花旦,一摇一摆,只赶得着中班船。

登船的地方长着一人高的草,过人头。还有好多野草莓,是那种生在柴条上的草莓,红里带黄,一颗一颗挂在枝条上,像小小的灯笼,摘下来放到嘴里——酸甜。

“呜——”一声喇叭响,草丛里一条船撞了进来。呀,中班船到了:绿色的顶,嫩黄的体,好威武的船。

爬上船,又“呜——”的一声,船开动起来.两边高高的青山突然急急忙忙向后退去,船呢,不动,好像停着。

从家乡船码头到县城,轮船要停五个码头:岖坑、南赋、宋村、金峰、小金山。过了小金山水面就开阔了。波浪起伏,像大海,见惯了小溪,这就是我心中的大海。不一会儿,见着县城了,那高高的整齐划一的房子,是老家里没有见到过的,很激动。

轮船上的面条好吃。面条分三个品种:肉丝面(有精肉丝)、普通面(有豆腐干丝)、光面(什么佐料都没有)。好像是,肉丝面两角五一碗,普通面一角五,光面一角一碗。

吃肉丝面的很少,他们要么是当干部的,要么是当工人的。家庭吃死饭(没有经济收入的人)多,他们也吃不起肉丝面。轮船上吃光面的人多。有一次吃了一碗光面,服务员只收了我5分钱。回到家,在大人面前炫耀,村子里有人说我:是人家吃剩下,半碗的吧?真气死我!

我有个妹妹叫“船兰”,生在轮船上。

那年,母亲怀双胞胎,家里生了一个下来,还有一个生不下来。家里人慌了,用门板(没有担架)铺上棉被,摸黑往船码头抬。船开到金峰一带,妹妹生下来了,取名“船兰”。

生在家里的取名“家兰”。

“船兰”慢慢长大成人,成家立业了。

几天后,母亲从县城回家,“家兰”受凉感冒死了。唉,真可惜。

本来我有两妹妹的。

章胜贤的钱塘记忆

章胜贤(摄影家,捕捉坊间过往)

“富阳茅纸”

富阳茅纸和“凤凰牌”肥皂 **章胜贤 摄**

日前,在点心店吃早餐时听得一对约同我年龄相仿的夫妇和店主的一番交谈。女邻居同店主说,“把我的油条在油里多氽一些辰光,炸老一点。”店主说,“我们的油条涨了5角,人家早就涨价了。”男邻居接着说,“油条涨了5角洋钿,身廓却越来越小了。”女邻居接着说,“原本三分一根的油条格卯要2块一根了,个儿也越来越小,现在的人民币同富阳茅纸一样的嘞。”

久违了!“富阳茅纸”。油然想起家慈的储物柜里尚存几刀“富阳茅纸”,居然不厌其烦地取了出来数了一刀约80张,每纸21厘米见方,每张重约5克。

造纸术发明1900年后,技术含量最低端、使用率最普及的茅纸也随着时代的变迁改变了质地和形状。

我在工厂上班时好几年是在行政科供职,各科室的办公用品、职工的劳保用品等是由我采购的,记得女职工每月有一份特殊的享受,“双熊猫”牌皱纹卫生纸。

1982年,女同事在行政科领取每年一份50元的“独生子女费”,当时人民币最大面额10元。

记得六十年代初开始,我们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棉布、肥皂等日常生活用品都是按人口凭票凭证限量供应的。

东京五日游·5

雷米(文字工作者,喜欢在吃的时候抬头寻找旅行的意义)

涉谷的深夜食堂

一座城市美好的地方,是它的气质应该是多重的,一直呈现一种面貌,反而会让人觉得不够真实。东京就是这么一座气质多重复杂的城市,却能觉出其中人生的美好就是能在烟火和香氛之间随意切换。

在涉谷下车时,已经是夜色深沉,因为走的是小路,倒没有被那个世界上最大的十字路口的人流给吓到。两边的拉面店一家接着一家地开着,霓虹灯闪烁,让夜色看上去都变得好浅。走到一处拐角,突然发现暗下来,反倒不适应起来。

那儿有家烧鸟店,就是做鸡肉料理的店,日本因为战后物资匮乏,牛肉和猪肉一时间变得罕有昂贵,于是廉价的鸡肉料理成为了主流,直到现在成为一种料理流派。这家烧鸟店,门头并不光鲜,反而有点陈旧,拐角的大玻璃后面就能看到师傅们在炭火架上烤着各色鸡肉串。头上扎着毛巾,专注地浸泡酱汁,翻转,和我们街边的烤串也是没啥区别。

门口排队的人好多,这次只能作罢,但心里念着,赶着在临走前的半夜去店里试试味道。都快过12点了,依然人不少,只不过不需要排队罢了。一人去的都被领到了吧台,菜单也很简单,反正就酱烧和盐烤两种口味,鸡的各个部位外加一些蔬菜。

鸡肉的味道属于中等水准,来往的人比鸡肉更有意思。左边的小哥,白衬衣黑西裤,看着像打工结束的学生,在我后面入店,却没有点鸡肉烤串,而是点了一份最普通的井饭。老板娘显然和他相熟,手脚麻利地上了饭和汤,他目不离手机,筷不离饭,不到10分钟就吃完买单走人。

背后那一桌是上班族,两男一女,衬衫已经解开了风纪扣,领带早就不知去了哪儿,公文包堆在空的椅子上。从我进去,他们就一直边喝边聊,扎啤杯堆了一桌,老板娘也一直不停给他们续菜。聊的话题并听不清楚,但少不了对上司的抱怨,还有对哪个明星的喜欢。女生已经喝得有点微醺,脸红红地看着另外两人,偶尔大舌头一样地说几句话,显得特别可爱。

坐很久的还有一桌大叔级的,也是西装革履,但看着黝黑的皮肤就觉得不像是啥白领,反倒有种混道上的即视感。他们几个人也不怎么多说话,盘腿坐在榻榻米上,对着面前一个小卡式炉上的烤网“用功”,轮流负责翻转着烤网上的小贝壳,也不管会不会影响口味。碰杯喝酒,脸上也丝毫不见什么轻松,倒是后来消食时再看到他们,一个人正扶着电线杆在狂吐。

老板娘对这一屋的客人已经见怪不怪,有人招呼就赶紧过去,不然就返回厨房帮忙,特别从容,微笑也很淡定。买单时,看到柜台上有个开业30年的招牌,很想问问老板娘,是不是30年里每天晚上都会看到各种奇怪的客人。

转念一想忍住了,这样能够逗留释放的小馆子对于压力甚大的日本人来说就应该算是另一个时空次元,关上门我就是我自己的,出了门我就是社会和家庭的,每晚灌醉自己的酒就是时效一天的孟婆汤。这大概才是深夜食堂的意义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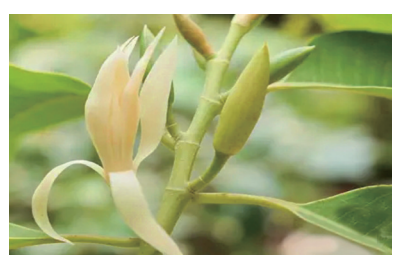
植物星球

李叶飞(杂志主编,“植物星球酋长”)

夏日三白

栀子花、白兰花的叫卖声,是江南湿哒哒的雨季里,最为动听、解愁的六字真言。有时候白兰花会被茉莉花代替,但依旧不改六字本色。栀子花、白兰花和茉莉花,是夏日三白,都一样芳香四溢。

栀子花江南常见,单瓣、重瓣,大叶、小叶,品种许多。说起这三白,只有栀子花是江南原生的植物,观赏性也更强,秋季能结橙红色的果实,非常漂亮。果实还是药材。



栀子常被栽为盆景,在广东有一种栀子盆景的做法,有一个诗意的名字,“水横枝”,其实就是水培栀子。栀子水培容易生根,料理得好,可以养很久。

在古人的诗词里,还常把栀子花误解为传自印度,其实茉莉花才是,而且茉莉更适合在南方生长,虽然江南也有种植,但过于勉强。茉莉花在南方是四季常绿的灌木,在江浙一带则秋季落叶,冬季嫩枝枯死。很多人以为把茉莉养死了,其实来年天气转暖,从基部能再生发枝条。

南京郊外六合金牛山地区有一民歌叫《鲜花调》,唱的是茉莉花、金银花和玫瑰花,这一婉转悠扬的曲子,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茉莉花》的最初原版,多年的传唱,把一朵来自印度、波斯的外来植物,唱成了中国代表。

江南雨巷的叫卖声中,白兰花才是主角,栀子花期太短,茉莉花小,存放不久,白兰花却从春天开到秋天,花型也大。卖花人常常把茉莉串成手串出售,而白兰,总是两朵别在一片绿叶上,卖花人在川流不息的车海里走动,总有开车的人在等红灯的时候,降下车窗,买上一对两对,挂在后视镜上面,清香四溢。

白兰也非中国原生,传自印尼爪哇。国内多种在福建、两广及川滇。在江南种植白兰花比茉莉还勉强,一般用盆栽,冬季可搬进温室,否则枝干很容易被冻伤。

在苏州,我问过卖花的阿婆,他们多是虎丘人,说起苏州虎丘的长青乡,早在明清时期就遍种白兰和茉莉,专业的种植户,都开辟有暖房。

我大清早还去过一趟上海的曹家渡花市,看到整箱的白兰花,都是从广州空运而来,然后被老太太们批发,最后出现在上海的地铁口,苏州的老街,杭州的立交桥下,叫卖声里,花香流转。